

岁月悠悠

少时的夏末秋初

■余建民文

“秋处露秋寒霜降”，处暑时节，忽然想起了年少时背诵过的二十四节气歌，想到随后而至的白露、秋分、霜降，心头便泛起了阵阵凉意。

我年少时居住在靠近长阳路的黄兴路旁的棚户区，长达两个月的暑假，是我最快乐的时光。隔三差五，我便会与弄堂小伙伴们去居家不算太远的周家嘴路朝北的乡间抓蝌蚪、青蛙、蜻蜓、蚂蚱、小鱼等，但重头戏的“远征”总是放在夏末秋初。

夏末秋初，天气已不像伏天那么燥热，早晚也有些凉意，墙角、地头的赚绩(蟋蟀)已开始鸣叫，更关键的是距进课堂被“收骨头”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当此时，我就会约上小伙伴一起“远征”。

“远征”的地点通常会到黄兴路桥北面的五角场和江湾。“远征”前，我们会提前做好用来粘知了的面筋，捞浜用的脸盆，盛鱼获的小铁桶，抓赚绩的网罩、竹管等，当然，也会准备上大饼等面食。

第二天，我们两三个伙伴均会比往常早起一两个小时，草草地吃好早餐后，便短裤、汗衫，趿着凉鞋，拿着脸盆、扛着竹竿，雄纠纠地沿黄兴路一路

向北，一般要步行一小时左右到达目的地。

夏末秋初的景色很美，马路旁高大的大叶杨和悬铃木的叶色已开始变色，那种绿里泛黄的色调，很有些朦胧美；夏末秋初的风也很亲民，就那么微微地，一阵一阵地吹拂着肌肤，给人以舒爽感；夏末秋初的太阳也不那么热辣，阳光从行道树的缝隙中钻进钻出，斑斑驳驳地投向大地，很有美感。

走得有些累了，我们会在马路边歇歇脚，运气好时，能在菜地里觅得嫩黄瓜、西红柿来解渴，之后便就近寻一处小河沟，先进行“捞浜”作业。

“捞浜”就是把小河沟的某一端通常为二三十米，用砖块、泥巴筑成小水坝，进行截流，再用脸盆等工具把水坝里的水清干，河沟里的小鱼小虾就束手待擒了。捞一次浜的收获全凭运气。运气好，通常能收获四五斤小鱼、泥鳅、河蚌、蜻蜓等；运气差，至少也能有两三斤的鱼获。每次相约的伙伴至多三人，就是为了保证每人均有足以让人开心的两斤鱼获。有时候，我们还会掏螃蟹和黄鳝洞，能抓到大闸蟹和黄鳝就成了意外之喜。

在长竹竿头上粘好粘性很强的面筋，再循着知了的叫声，瞄准知了

的翅膀，将面筋粘着它，也是乐趣之一，“远征”一次，每人分两三个知了是有把握的。

近午时，大家坐在树荫下，边啃着大饼边聊着天，那种忘情的兴味，只在少年时有。

抓赚绩是下午的重头戏。我们会在田埂、树下、农舍的角落翻翻找、搜寻赚绩的足迹，有赚绩蹦出后，我们就一起拿着网罩追，谁先把赚绩罩住，这个赚绩就归他了。当然，最后我们会进行平衡，匀一两只赚绩给抓得少的伙伴。

归途，我们会绕道到黄兴路东侧，靠近五角场的少云中学后面的大池塘，脱得赤条条地跳进水里，痛痛快快地游上十多圈，顺便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再爬上岸，穿好衣服后，再往小铁桶里加点水滋润一下小鱼小虾，便披着夕阳一路凯歌还。

当晚，小鱼小虾小螃蟹当仁不让地成了全家晚餐的大菜，已放入盆里的赚绩入夜会在盆里一声比一声响地鸣唱着，知了则送给小孩童把玩。至于将养精蓄锐后的赚绩拿出来与小伙伴的赚绩搏杀，那是会一直延续到寒露之后的兴事了。

夏末秋初，只有完成“远征”，这个暑假才圆满，之后走进课堂才心无旁骛，才有资格与同学说一声：选趟暑假，牢扎劲个噢！

时光荏苒，转眼间，我已是古稀老翁，真想钻进时光隧道，重温当年夏末秋初的“远征”，归来，我还是少年！

世相百态

自嘲

■杨建明文

退休之后基本宅家，已好多年没乘坐地铁了，前几天接老单位退管会组织有关兴趣活动的通知，我欣然答应参加了。

我一早出门，到了地铁口，顺便在附近的小超市买了一份当天的报纸。乘上地铁，正巧有个空位子坐下，我随手打开报纸阅读起来。无意之间一抬头，发现车厢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低头看着手机，唯独我——手上拿着张报纸。

此刻，坐在对面的一个小男孩，好奇地看着我，然后仰起小脑袋，悄悄地问坐在身边也正低头看手机的母亲：“妈妈，对面的伯伯，为什么不看手机呢？”

母亲抬起头来，对孩子轻轻说道：“那位伯伯可能没带手机。”“哦。”他扑闪着两眼，仍然望着我。

伴随着地铁的飞速行驶声，虽然我的眼睛盯着报纸，心里边却在打鼓，久未在公共场合看报纸，好像有些不适时宜了。

时下手机的智能化，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便捷，进而改变了人们原有的阅读方式。作为一个长年喜欢阅读带有油印味纸质书报的我，此时此刻，在车厢里似乎有些孤单。

到站了，我如释重负般地收起报纸下了车。呼吸了下车外新鲜的空气，欣赏着沿街两侧绽放的各类花卉，低头瞧了瞧自己手里还紧紧捏着的那份报纸，不由一阵自嘲起来，一不小心当了回“另类”，挺好。

诗抒胸臆

处暑吟

■李德生

处暑繁花满目荣，
暑雨停歇碧苍穹。
夏暑退去凉飙起，
尽染遍野稻粮盈。
清晨闲步迎朝霞，
秋日风逸水如境。
天高云淡逸鸿雁，
新秋斑斓醉老翁。

苦夏五题

■冯诗齐

池

绿荫光影乱
静水浮萍石灯寒
榴花似火燃

荷

闷热恨无风
绿伞深深清凉处
杨妃醉丛中

梦

空调开不停
梦里轻扇扑流萤
不负好诗情

鹭

柳丝拂水柔
夜鹭惊起伴鱼游
“入定”若学究

蝉

漫天如火烧
惟有蝉鸣不停消
高处不胜骄

海上风物

夏日携孙入“深坑”

■任焮越文

以前车过佘山脚下，总见一座因采石遗留的废弃大坑，似美丽佘山的一个疤痕；如今酒店像一朵奇葩，绽放于山间，给秀美的山野，献上了一方瑰宝。

夏日，我携小外孙，驱车前往向往已久的深坑酒店小住。酒店外的广场上，一座大型的“上海之根”雕塑银光闪亮。入得门来，我们在咖啡座小憩，边啣着冰咖，边观赏大堂中央的水幕秀，红蓝相间的水柱相交而落，当水幕中出现酒店名称和拼音时，赢来观者掌声一片。

这时，落地窗外的酒店景观，吸引我们步入观景阳台。放眼望去，只见右边是酒店呈C字型的建筑主体，深坑石崖，顺着建筑合围而成。迎面山崖间，一柱瀑布澎湃而下，左侧山崖顶上，一座摩天轮在夏日的轻风中，缓缓摇动。摩天轮下，一座玻璃长廊，迤邐而行，廊上的游客，对着我们所在的主体建筑猛拍，我们也“不示弱”地录下了四面的美景。

进入房间放下行李后，我们迫不及待地乘着观光电梯下沉到地面，电梯下行中，前边是深坑山崖景色，后面是粗大钢筋裹住的黑黝黝岩壁。步出观光厅玻璃门，迎面是一个颇大的水池，池面上彩色的皮划艇来回穿梭。我们伫立池边，仰

望所住的70多米高的钢铁大厦，头上的遮阳草帽，差一点被吹入水中。池中央有一圆形的彩色地坪，据说是直升飞机的起落坪。观光层设有游泳池，透过透明的玻璃幕墙，一泓绿水，泛着波光。

乘在回房间的电梯上，同游者告知，酒店投资超过了20亿元，共19层，地上3层，地下14层，水下2层，有客房约370间，各式特色餐厅、咖吧随时为客人服务。最贵的水下情景套房设在水底二层，四周是一个五彩的水族幻景，可惜我们无法前去一睹美景。还有位阿姨抱怨，她上上下下电梯乘了好几趟，终于搞清，楼层高的是往下，楼层低的是朝上。头都有些晕了！她的抱怨，引来电梯里一阵大笑。

晚上，我们坐在阳台上乘凉。这时，突然发现不见了小外孙。扭头一看，小家伙正对着房间床头的人工智能“魔法力量小机器盒”说道：“小度小度，我饿了！”

蓦地，在悠扬音乐声中，地面池水中央竖起了一帘水幕，上面美妙的图画与光影穿梭交替，让人惊艳。环顾四周，酒店客房的灯光瞬时全部亮起，几百双目光全部聚焦在水幕之上。

30分钟后，水幕中亮起“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欢迎您”字样，前面山崖上摩天轮的五彩之光，在夜色中显得更加璀璨了。



夏日池塘 ■陈明松

旅游日记

呼伦贝尔之行

■郁建民文

夏天，是呼伦贝尔草原最美的季节，因为这时的草是最嫩的，微风徐徐，太阳不是很毒辣，温度适宜。

盛夏时节，我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站在海拔600多米的草原上，远离都市的滚滚热浪，深深地吸几口带着青草芳香的清新空气，顿觉神清气爽，豁然开朗。

映入眼帘的是绿色的草原、苍翠的林海、静静的湖泊，传入耳中的是潺潺的流水、习习的微风、咩咩的羊群叫声。那穹庐似的天空努力地向下笼罩着，空灵的蓝，点缀着片片洁白的浮云，显得轻松而悠然。

扑入视野的是一望无际绒毯般迷人的绿，受草原气息的感染，自己的情绪一下子也无边无垠了。

我徒步走在草地上，蓝蓝的天空、洁白的羊群、清清的河水、奔驰的骏马……想象中，这就是草原的全部。

但其实，除了草原，这里还有森林、湿地、花海、白桦林、蒙古包……呼伦贝尔的夏季，美得很多元、很有层次感。

草原最美的时候，要数清晨和黄昏。清晨的草原空气湿润，草香扑鼻，远看晨雾中的蒙古包，宛如一个迷离的仙境，浪漫而壮丽；傍晚骑着马在开着鲜花的山坡流连，累了就躺在柔软的草地上，望着远处绚丽柔美的夕阳，尽管背上很踏实，却仿佛置身于一个随时会醒来的美梦。

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我来到蒙古族的敖包。敖包是由小石子堆积而成的圆锥形物体，上面布满蓝色和白色的哈达，象征着蒙古族人民对大自然的崇拜。喜欢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与水有着特别的感情。有蒙古包的地方，就一定有水。草原上的水面特别生动，波纹中反射着晚霞的暖色，随风轻轻散开，慢慢滑动，一道道玛瑙红、翡翠绿、寿山黄；一道道水晶紫、宝石蓝、珍珠白相互交融，衔接过渡得浑然天成。站在敖包旁，望着远处的大草原，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还有那结实的骏马和可爱的白羊在悠闲地吃草，想起了小时候学过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意境。

草原之夜的璀璨星光，与散落的白色蒙古包里透出的灯火相互辉映。一堆堆篝火燃起来，随风传来的歌声，时断时续，若有若无。夜深了，我却不思归，草原无言，蕴藏着深不可测的力量，是来自大自然的力量。